

强词有理

张期骞

有人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话对,也不全对。

我的工作单位和家都邻近舜耕路,十多年前我刚到济南时,路南头还是一片村庄。现在它早已成了一条南北贯通的要道。自然地,尾气、堵车、噪音也多了起来,让生活在这路两边的人们不胜其扰。然而,就是这么一条路,天天来回,我竟慢慢地发现了它的另一面。

且不说它身边有著名的泉城公园,有梵宇僧楼,风景如画的千佛山,这些都是济南人再熟悉不过的风景了。只说说那些不为人知或很少人知的地方。

站在我办公室的窗子前,可以轻松俯瞰济南大学的校园,校园内绿树成荫,青草满地,每天都那么静谧而温馨,让人好生羡慕。出济南大学东门,往南不远,路东有依山而建的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从校门口望进去,一条林荫路沿着山坡而上,消失在满眼的绿色之中。在这两所大学的周围,还有好几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上学、放学时,路旁的人行道上就挤满了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一路笑骂喧嚷。再往南一些,还有济南艺术学校,它的前身是当年颇为有名的正谊中学——季羨林

风景何处寻

先生的母校,前些年刚从大明湖畔迁到了这里。我常常想,舜耕路可算是济南的又一条文化路了,文化给这条繁忙的街衢涂抹上一层别样的色彩。每天清晨和傍晚,我与孩子们同行,即使严冬里也会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山东财大舜耕校区的大门正对着的是舜玉路,沿这条路往西不远,就是山东省作家协会。这里是山东文学创作的中心,山东作家的家园。而那些家居济南的作家们,大多居住在这个区域内,他们在这里积淀着生活、挥洒着才情,用文字温暖着这个残缺的世界。从山东财大校门口继续往南,不远处则依次坐落着山东省社科联、孔子基金会、山东省社科院、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全省的一大批社科精英就集中在这里,许许多多关于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哲学、历史、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在这些地方悄然诞生。称这个区域为济南的文学、社科人才荟萃之地,应该是可以服众的。每当我从这个路段走过,似乎总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书香;看到那些从研究单位走出来的研究人员,也总会想到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一类的词语。这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我从一个叫伟东新都的居民区路过,总会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就在这个居民区靠近路边的一座楼上,住着著名作家刘玉堂先生;往西不远,住着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先生;往南不远,则住着著名诗人桑恒昌先生。这三位先生,都是我所敬仰的文学前辈,与他们比邻而居,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正如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熟知的那样,作为“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刘玉堂先生地域色彩浓郁又极其幽默风趣的小说语言,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作为山东文学的领军人物,张炜先生的小说从“芦青河”出发,描绘那个地方波澜壮阔的家族史、社会史,以其鸿篇巨制和史诗风格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作为著名诗人,桑恒昌先生的“怀赤诗”构思独特,感情深厚,字字句句含泪泣血,打动了无数读者……

有时,我夜晚出来散步,从他们的楼下走过,看到他们的窗口透出的灯光,常常猜想:他们是在伏案写作,还是在与友友交谈?或者把书品茗,沉浸到文学的世界里去了吧?这窗口的灯光,在夜色中散发着迷人的光晕,似乎正静静地向外流散着文采、情思和故事,在空中弥漫,让人沉醉。我想,这个伟大的居民区,总有几万人

居住吧,倘若没有这些文化人在这里生活、写作,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有些单调、有些平常呢?

前几天与几个朋友闲谈,说起我的这些看法,朋友说,你不说我还真没意识到呢,你那个地方竟有这么多人文风景啊!我住在省图附近,真没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呢。我说,呵,省图本身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啊!博尔赫斯说过,假如有天堂,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啊。你的周围,在百花公园附近,有孔门弟子闵子骞墓。省图往北不远,则有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墓。说到这里,另一个朋友抢过了话茬。他说,我住在齐鲁医院附近,天天为堵车头疼。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那个地方的好处了。那里毗邻齐鲁大学老校园,里面的大树,老房子都令人震撼。齐鲁医院里的不少楼房都是文物。邻近的新南街上,老舍先生的故居正在修缮,很快就会对外开放了……

我们都散居在城市的一隅,都常常觉得自己身边的东西太过熟悉。可在朋友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中,豁然发现,原来身边就有那么多风景啊。而且相对于自然的风景来说,这些人文风景更加浑厚,有着别样的魅力。看风景需要慧根,更需要发现的眼睛,只要我们愿意,就总能发现它。

坊间纪事

马卫

峡谷风位于铁峰山下,山清水秀。春暖花开,桃李争芳,梨花带雨,城里人纷纷踏青而至。

我已是第五次陪友友来玩了。每次,我都见到一群卖土特产的女人和老人,他们摆着竹篮,化纤口袋,或是地摊,卖折耳根、小野蒜、椿芽、柚子和柑子、卖胡豆、大豆、豌豆、白米豆,卖红苕和凤萝卜干。这些全是绿色食品,没有打过农药,没有施过花肥,所以深受游客欢迎。大包小袋,尽情购买。尽管价格和城里相比,并不便宜,甚至还略贵一点,也不计较。

有一位老婆婆,每次都卖一小袋风萝卜干。可是每次的生意都没有做成。别家的都卖五块钱一斤,而她的呢?八块一斤,不讲价。虽然来玩的人不太在意多三块钱,但货比货,她的货也没有啥突出的地方啊。

风萝卜干,就是把白萝卜切成片,晒干。十斤生萝卜,才能做出一斤风萝卜干。它的维生素多,炖腊肉,尤其是炖腊猪蹄,是上好的配料。

老婆婆的生意没有做成,脸上却是笑呵呵的,一点失望也没有。几次见到她,都面带着慈祥 and 欢乐。仿佛这生意和她无关。

货未卖出,还一脸的喜庆,不能不让人生疑。趁着朋友照相的时机,我向婆婆走去,想问明原因,可是她拒不回答。后来,通过旁边人才了解到,婆婆虽然卖风萝卜干,可她其实一点也不差钱用。

婆婆住的村,就是峡谷风所在的双堰村,平均海拔一千一百多米,地瘠人穷。后来退耕还林,因为

离主城并不远,公交车开到了村里,搞观光农业,才改变了落后。

婆婆有三个儿子,两个砖工,一个木工,他们常年在打工。不仅儿子走了,连儿媳也走了。孙子们要不住校读书,要不被外公外婆接去,所以,老人家孤零零的。

儿子们孝顺,每年每人拿两千块钱赡养老人家,加上退耕还林款,老人家用不完。要买的东西不多,粮菜油全自给自足。

可是,已年过八旬的老人,面对空荡荡的房子,院子,寂寞无聊。山里人家,户和户隔得也远,连和邻居说话的机会都少。

于是,她和妇女老人们一起来卖土特产,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打发时间,为了和他人凑堆。

有人在一起,摆龙门阵,有游客来问价,有见到稀奇的城里人追根寻底,老人家不寂寞了,日子有益有味。所以,只要有游客,没下雨落雪,老人家就会来卖风萝卜干。

她故意把风萝卜干价格抬得高高的,就是为了不卖出。她这年纪,做不了多少风萝卜干了,卖了就没有了,下次卖啥呢?

搞明白了原因,我内心升起一股酸楚。谁来关心一下这些留守老人?

不能怪孩子们,不外出打工,挣不了钱哟;不能怪乡村集体,当前农村仅仅是温饱,离富裕还差得远,发展的压力很大。

我和其他游客一样,买了新鲜的野菜,夕阳下依依告别峡谷风。

卖风萝卜干的老婆婆,却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就像这个春天,桃红李白,一起构成我的生活画卷。

手机语

师友夹持

段慧群

一个人,自制力再强,也有被打败的时候。但是,如果有师友在旁监督,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这好比一根十分弱小的竹子,生长在根根笔直的竹林中,为了与它们争夺阳光,自然也会长得笔直。荀子所说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也是这个道理,生活在好的环境里,有助于健康成长。

《曾国藩家书》中提到,刚进京城时,曾国藩住在城外,他与吴竹如交往十分密切,一见面就畅谈关于身心、国家的大道理。吴竹如介绍说,吴竹如很有见识,人又淳朴,希望曾国藩搬进城住,城内唐镜海先生可以做老师,倭良峰、吴竹如可以做朋友,有师友夹持着,即便懦夫也会立志。朱子说过学问好比熬肉,先必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曾国藩觉得自己生平全没用猛火煮过,虽稍有见识,也是从感悟中得来的。偶尔用功,也不过是兴之所致,就好像还未煮沸的汤,就赶紧用慢火温,将会越煮越不熟。于是,他搬到城内,抛除一切杂想,从事于克己之学。后来,在吴竹如家中,曾国藩和师友们对程朱理学进行潜心讨论,场面十分热烈,连吴竹如的儿子吴应焱也被吸引,“侍立窗外静听,常至夜分”。曾国藩还将日记给朋友点评,以此交流修身的心得体会。

出身于湖南湘乡半耕半读之家的曾国藩,早年所受教育并不完整,他比较愚笨,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中。他二十三岁时,考第七次才中了秀才,一年后中举人,又四年,到二十八岁才中进士。点翰

林。入翰林院后,他的学术造诣还相当浅陋。然而,自从搬进城住后,曾国藩和师友一起研读了很多书,他博观约取,后来还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师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此果果然不虛。

据梅兰芳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记述,梅兰芳小的时候,资质平平,他家是梨园世家,名师朱师傅一开始很耐心地教他,可他就是记不住,把朱师傅气得不得了。梅兰芳的爷爷梅巧玲曾经资助过戏班里急等钱用的吴菱仙,当吴菱仙得知恩人后代的这种情况时,主动提出分文不收教梅兰芳。在吴菱仙的精心教导下,梅兰芳学业突飞猛进。喜欢看戏的齐如山第一次看梅兰芳表演时,梅兰芳才十六七岁,齐如山觉得梅兰芳嗓音好、会唱、身材好,但身段(动作)、表情还有待加工,于是很想帮帮他。齐如山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信教梅兰芳做戏,梅兰芳照改后效果很好。后来就有了齐如山与梅兰芳见面成为好友,他们互相配合,在巧安身段,改编旧戏后,他们合作得非常充分,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再后来才有梅剧团赴美演出,梅兰芳被洛杉矶波摩拿学院赠予文学博士学位,对中国戏剧的前途有着深远的意义。

从一个言不出众、貌不惊人、学戏前途渺茫的丑角成长为享有国际盛誉的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真正体会到了“明师益友,重重夹持”的功效。

“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这话极有哲理,更具有可行性。你想实现你的梦想吗?请先加入一个志同道合的“师友夹持”圈子!

河中拾趣

张贤

那年,还不到盛夏,歇息了一个冬天的山区“农家乐”便开始张灯结彩,顺着长长的河道纷纷打出了各自特色招牌,准备迎接“蜗居”在闷热的“盆地”中每逢周末便来消暑的城里人。

我与朋友相邀南山,在缓慢得犹如静止的南去车流中慢慢“爬行”。也因为南来的私家车太多,我们找不到停车的位置,就只好顺着河道一直向前,几乎快到了泰山脚下才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水流清澈见底而又湍急得有些意境的河段,河岸边一排露天的农家菜大排档,一户高悬“农家独一处”的招牌煞是惹眼。不觉好笑:独一处?你当你的邻居都穿着“皇帝的新衣”吗?犹豫着刚一停车,桥对面扎着围裙,扬着双手的农家大嫂就隔河喊了过来:山鸡、野菜、划小船——

大家从后备箱里搬出自备的烤箱、木炭和新鲜羊肉片,在“独一处”大嫂的指挥下安置在一处稍避风的位置,从容地开始穿钎、生炭火。而我则被安排去露天“厨房”点菜。点什么好呢?就按大嫂的口语“广告”来吧:炖上一只山中散养的“地锅鸡”,炒上几盘山坡上生长的野菜,再接下来——就剩“划小船”了。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倾泻在清清的河面;大大小小的石头静静地卧于河底,或深或浅,清晰可见。缕缕轻风吹过,晃碎了满河青山的倒影,随即又若即若离地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座新的江山,似梦幻似。看久了,便有了一些眩晕,总想要一头扎下去,分不清哪是实景哪是倒影了。

我将选中的石头一块块捞出河底,洗净淤泥后再一块块放回去;正所谓“送人玫瑰手留香”,而石上的画面早已经刻于心底。河水越来越深,逐渐没过小腿,一丝凉意从脚升起。哗哗地趟着河水穿了过去,分不清楚哪是实景哪是倒影了。

当岸上的同伴挥舞着手中的“羊肉串儿”声声呼唤时,河面上已飘起“地锅鸡”的清香。我学着同伴的样子将手中刚刚洗出的一个形似孩童骑在中年人肩上的石头双手举过头顶:“‘父爱如山’要不要?”话音未落,同伴风一般冲到护栏前:“我要我要。”我听闻扑通一声把“石中父子”又放回河里:“我寻个‘金蛇狂舞’给你!”留下痛失江山般的同伴望河兴叹。

抵御着山鸡的肉香,弯腰在河中找寻,期望着能给辛苦劳作的女友一个交代:“鲁迅你喜不喜欢?”我站在河中手里

托着一块石头大喊。

“你是说你捞到了‘鲁迅’?”女友的声音比我大。

“呐喊”你喜不喜欢?”我继续问道。

“呐喊的是‘狂人’,还是‘孔乙己’?”所有的同伴们都闻声聚到岸边,兴奋异常。我这群文学发烧友啊!

“呐喊的是你!”我指着女友回答。

“我?我喊的什么?”女友不明就里。

“喊的‘一件小事’。”我一边回答一边往岸上走。

“什么‘小事’?”沉迷古董的老钱显然对鲁迅的文章没有研究。女友就讲给他听……鲁迅先生看着车夫的背影,心里觉得他不再低微,而是变得伟大起来,觉得自己反而是那样的渺小,心里的愧疚感便油然而生。

“懂了?”女友问。

“懂了。”老钱一本正经地指指我:“她在说你,以后你写小说别再颐指气使,自我感觉良好。要学着接地气儿,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你知道吧?!”说完煞有介事地继续烤串儿。

我伸开右手:一只惟妙惟肖的小猪很夸张地张大嘴巴做呐喊状,额头上愤怒的三道皱纹入三分。

女友是属猪的。

过了几年,我故地重游,只为一直放不下的那块儿“父爱如山”。

河道还是那么宽,河水却没有了几年前的清澈。微微浑浊且长满绿苔的河面上漂浮着一些矿泉水瓶、塑料袋;游人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背靠着依然翠绿的青山高声喧哗。我茫然四顾,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直到发现了那块我曾经放过凉鞋的平面巨石。

那对曾经的“父与子”呢?石面上那如山的父爱呢?

我尝试着下河,小心翼翼地看不清河底的水面上“摸着石头过河”,一路徒手找寻,却始终没有和这对“父子”重逢。

直起酸疼的腰身,看看有些污染的河道,心中不禁隐隐作痛。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圣地,保护地球,保护好大自然是我们留给后辈最丰厚的财产,唯此,人类才可能健康繁衍,生生不息;这才是惠及万代的父辈之爱啊!

我深呼吸,再次弯下腰去。这对石中父子是上天给我们的暗示吗?

一切如同约定。

有位文化企业的老总,年近五十,有事去找他,问他有QQ吗,他说没有;问他公司有网站吗,他说没有;再问他平时发不发微博,他问我微博是什么……

这又有什么奇怪,他根本不需要这



时尚辞典

无网络也生存

流沙

英国有位89岁退休教师安妮,最近她申请去瑞士接受辅助自杀,医生帮她注射了过量镇静剂“实现”死亡。安妮选择死亡的原因是觉得现代人太沉迷科技,人际关系疏远。她几经思考后,认为自己不适合活于数码时代,既然不能融入,便应离开。

我把这个“笑话”讲给母亲听,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英国老太太真傻。母亲连使用手机都有难度,因为在她生活字典中,没有手机和网络这两个词汇。

并不久远的过去,几乎所有人都不需要数码,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邮件,更没有微博和微信,我们通过信件联络,甚至靠两条腿和嗓门来传播讯息,但每个人心里都很踏实。

二十年前,我到江苏镇江求学,父亲写信来,说秋收农闲后,就会来看我。我不知道他哪天会来,我望着长江边的芦苇黄了,江水清了,我知道父亲该来了。终于有一天,宿舍兴奋地跑到操场上喊:“你家老爷子来了!”

一切如同约定。

有位文化企业的老总,年近五十,有事去找他,问他有QQ吗,他说没有;问他公司有网站吗,他说没有;再问他平时发不发微博,他问我微博是什么……

这又有什么奇怪,他根本不需要这

纸上博客

刘丽

诗人孔德平,是我爸爸刘方泽的故交。爸爸最先研究的,是山水诗人孔孚的诗。孔叔叔呢,是孔孚先生的长子。后来,爸爸又开始研究孔叔叔的诗。爸爸健在时,孔叔叔到我家,我最爱听他俩的对话。

今年刚过元旦,我给孔叔叔电话拜年,无意间孔叔叔说的一番话让我想了很多。

“现在的家长都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教他们学琴、学奥数,学外语,美其名曰: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呢,就是只关心孩子挣钱的技能,但从不要灌输做人的道理。”孔叔叔的语气很快,作为诗人的他,说话节奏是跳跃的。

我插不上嘴,只有听的份儿。“而孩子呢,大多是独子,脾气暴躁,父母管不了,也不敢管,我行我素。说不得,打不得。说多了就像仇人一样不理你;更严重的,离家出走……”

放下电话,我陷入沉思。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爸妈从不娇生惯养我们姊妹,从小教着如何尊敬长辈,如何关心别人。他们还以身作则,久而久之,我也就养成

了好习惯。

有段往事我永远忘不了,那是1974年的腊月二十八,是个寒冷的冬天,我跟爸爸回老家邹平过年,那年我不满11岁。

当时交通不发达,绕来绕去,170多公里的路程需要一天多。我们先是晚上11点从潍坊火车站上车,到周村下车时已是深夜1点多。

那时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地面的冰很厚,老远看去像镜子,一走一滑吓得人直冒汗,屋檐下的“咚咚锤”(冰锤)像利剑一个个竖着,候车室里没有取暖设备,人们都双手揣袖,蜷缩着身子,窝在连椅上打着盹等待天明。

大概深夜2点多了,爸爸拿着本书还在翻看,看得很投入。我依偎在爸爸身边,当时我扎两个马尾,一边一个,我会拿着左边的马尾用手梳一遍,一会拿过右边的马尾再梳一遍,来回一遍。我的手很凉很凉。

我脚上穿的是黑色条绒高帮棉鞋,妈妈给买的。看到我的新鞋子,我想妈妈了,鼻子一酸,看到爸爸读书的姿势,我咬着牙,让泪水在眼眶里打了个旋。

我的脚趾头冻麻了,起来使劲跺一跺。抬头时,忽然发现候车室里有个小屋,从半

开的门缝里,看到里面有个老头,正坐在炉子边打盹呢,那是一个锅炉房,迎着门缝里透出的灯光,我忐忑着朝小屋走去,敲了敲了门,得到回应,推门进去喊了声:“爷爷!”

我记得“爷爷”有六十多岁,穿着破棉袄,一脸皱纹,脸很黑,但是牙很白。这个“爷爷”说话很和善,他轻轻问我从哪里来,我一一说了,我盯着“爷爷”的脸蛋,试探着说,能不能借我用用。“爷爷”爽快地答应了。

我端起脸盆(盆里是毛巾和肥皂)就跑,空空的候车室里,全是我的脚步声,来到接水处,打开龙头,哗哗的热气,在静夜里很响,很响。我两只小手把住盆沿,颤颤巍巍地往回端,地面是砖头的,高低不平,偌大的候车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动,热气扑到我的腿上,鼻子上,刘海,上,痒痒的,暖暖的。

我把热水端在爸爸面前,让父亲洗手洗脸暖和暖和,缓解一下疲倦。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把手伸进热乎乎的水里,把水擦到脸上。我觉得自己像个大小人一样,直直地站着。我感到了爸爸身上的热气。爸爸微笑着,瞧着我,候车室里,静静的。

不知何时,我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我和爸爸在周村车站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才坐上长途车,两个小时到达邹平县码头公社,然后老家人赶着驴车接我们,走十里路赶到老家刘平村时,已是掌灯时分。

吃晚饭的时候,爸爸跟爷爷奶奶夸我懂事了,我红着脸跑到奶奶那温暖的背后上,我和奶奶的影子在墙上摇晃着,一会儿爸爸的影子也掺和进来。

后来父亲回到潍坊的家,还多次提起我给他接水的事儿。一晃40年过去了。

到今年5月28日,爸爸已离开我们整整16年了。我真想再给他端盆热水,看着他洗脸、洗脚、解乏。如果他洗不了,我会跪在他面前给他洗,轻轻地洗。假如爸爸还在,我还会陪他一起回老家过年,途中会照顾得比上次还要细心还要周到。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够了。

我整天忙,忙起来就把爸爸忘了。可是每当孔叔叔,爸爸的弟子们提起爸爸,我心里还是隐隐作痛,思绪又回到40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11岁的我端着脸盆,脸盆里的热气扑到了我的腿上,鼻子上,刘海,上,痒痒的,暖暖的。

心灵小品

驻足

浅水

作为一个旅者,哪里才是你要驻足的地方?一个开阔的山间平台?还是一棵百年老树?或者是人工凿成的沟渠,寻常的巷陌?

有一次,与一群诗人到黄山近郊的西递,平常而蜿蜒的小径,总会出其不意地坐落着一户大宅院,傍着他洗脸,洗脚,解乏。如果他洗不了,我会跪在他面前给他洗,轻轻地洗。假如爸爸还在,我还会陪他一起回老家过年,途中会照顾得比上次还要细心还要周到。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够了。

我整天忙,忙起来就把爸爸忘了。可是每当孔叔叔,爸爸的弟子们提起爸爸,我心里还是隐隐作痛,思绪又回到40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11岁的我端着脸盆,脸盆里的热气扑到了我的腿上,鼻子上,刘海,上,痒痒的,暖暖的。

很多诗人穿堂越巷回来了,嘴角留着一抹笑意,他们都说,从自己的童年笑声中回来了。

我知道,这是张默的安徽,随时会跑出一个大声朗读《滕王阁序》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儿童。

我知道,这样的场所其实也有诗人是从闽南的三合院中走出来的,他不跑,也不笑,因为他想到的是:“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这个他,是刚才的我。现在的我,仍然是墙角那块不言的石头。

我们驻足了,驻足在我们想驻足的地方,一块石头选择了山脚,有时陡峭;一朵云选择了山脚,有时是多彩的;西天,一个旅人选择了可以脚踏抬高的栏杆,另一个旅人选择了绝对远离栏杆的L型的墙角。

我们驻足了,驻足在一个我们可以回去的墙角。或者像缩着一只脚的白鹭鹭,我们驻足在随时可以出发的地方。